

人物描写手册

赵增锴 吴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人物描写手册

赵增锴 吴野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八·成都

责任编辑：陈文洪

封面设计：贾梅

人物描写手册

赵增楷 吴野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测绘队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7.625

字数： 1774

1986年8月第1版

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0

书号： 10316·36

定价： 1.15元

目 录

第一辑

独特的途径

——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描写…………… (1)

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

——作家的追求和人物描写…………… (9)

关于“他”的故事

——叙述角度和人物的描写…………… (19)

“我”和“你”的故事

——叙述角度的变化与人物描写…………… (33)

人物描写的多种可能性

——人物的型式…………… (45)

第二辑

“骇人之事”与“近人之笔”

——情节的传奇性、现实性与人物描写
…………… (56)

偏要提一提

——讽刺文学与人物描写…………… (66)

写出灵魂中的秘密

——人物描写要揭示人物内心奥秘…………… (76)

白日作梦说写人

——生活积累、想象与人物描写…………… (87)

新的探索与追求

——文学的新观念与人物描写…………… (96)

第三辑

写好人物个性化的语言…………… (106)

以形写神…………… (111)

沉默——富有表现力的动作…………… (117)

以一目尽传精神…………… (121)

从对比中显示人物个性…………… (126)

反面人物形象塑造杂谈…………… (130)

梦境——思想的变形图画…………… (135)

乐极生悲 破涕为笑…………… (140)

第四辑

哭的艺术…………… (146)

笑也不容易…………… (151)

骂出个性来…………… (157)

打中出性格…………… (160)

出场——表现性格的极好机会…………… (163)

有“神”则灵…………… (169)

以背传情…………… (173)

手姿——艺术的哑语…………… (176)

步态琐谈…………… (180)

人物“结局”小议…………… (184)

运用多种彩笔描绘爱情…………… (187)

人物牺牲的个性描写.....	(194)
----------------	-------

第五辑

人物的感情·个性·思想.....	(199)
英雄肝胆亦柔情.....	(205)
从马克思和孩子交换小刀说起.....	(209)
坚持性格丰富与明确的统一.....	(214)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本质特征.....	(220)
给欣赏者以想象的引线.....	(234)
后记.....	(238)

独特的途径

——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描写

“海——在笑着。

在热风的轻轻的吹动之下，它在抖动，一层细密的皱纹，耀眼的反映着太阳的光彩，盖住了它，而几千个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空微笑。……”

在小说《马尔华》中，高尔基这样生动地描绘了海给他的印象。但是，也有人在海水中品尝到了泪水的苦涩。洛尔迦在他的《海水谣》中悲哀地唱道：

“乌黑的少年，你带的什么，
和你的血混在一起？”

——先生，我带的是
大海的水。

这些咸的眼泪，
妈啊，是从哪儿来的？

——先生，我哭出的是

大海的水。

心儿啊，这苦味儿
是从哪里来的？

比这苦得多呢，
大海的水。”

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用各种各样的文字，描绘过海给他们的不同的印象。我们在文学作品里看到过笑着的海，安详地睡着了似的海，也看到过愤怒的海，疯狂地咆哮着，残酷地吞噬了绝望的渔人和旅客。当然，还有许多人写到过海的神秘，它的瞬息数变，它的深不可测，都笼罩着一种既吸引人而又使人心悸的神秘气氛。无怪乎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有人把海当作男性，有人却把海视为女性，有人则干脆把海当作一个地方、一个竞争者、一个敌人。借范仲淹描绘洞庭湖的名句来说，海真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然而，世界上还有比海表现得更五光十色，更气象万千，给人的印象也更为庞杂多样的，那就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如果说，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蓝天，那么，比蓝天宽广的是人的心灵。由无数各不相同的心灵组成的人的海洋，比任何大海大洋都更加浩浩汤汤，波诡浪奇。元代文人姚燧在小令《喜春来·失题》中，无限感慨地叹道：

“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年轻时，拈笔弄墨，吟风月，嘲花草，对人生感受不深。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渐丰，摔了若干个筋斗，进入了中年，才深深感到人海波涛难描难绘，远胜于海洋。这种感受绝不会仅仅是姚薏个人的。波特莱尔在《恶之花》中，也曾经同样地感叹过人和海的相似：

“无羁束的人，你将永远爱海洋！

海是你的镜子，你照鉴着灵魂
在它的波浪的无穷尽的奔腾，
而你的心灵是深渊，苦涩也相仿。

……

你们一般都是阴森和无牵羁；
人啊，无人测过你深渊的深量；
海啊，无人知道你内蕴的富藏，
你们都争相保持你们的秘密！”

当然，人类社会、人的心灵的复杂情况远远超过了作为自然之物的海洋。它是历史和现实的融汇，心灵和心灵的交织，始终处在不停息的运动之中，色彩缤纷，变化无穷。文学就是要来反映、再现这样的社会生活的。但是，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容量总是有限的，那末，文学将怎样来表现社会生活呢？

去记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吗？国与国的冲突，皇帝与大主教的勾心斗角，绵延许多年的战争，成功的或被挫败了的政变？文学创作当然可以把它们作为材料。但如果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叙上，那么，它就在不知不觉间侵入了历史的领地。历史科学的严谨性质，使不能离开想象和热情的文学感到拘束。它迟迟疑疑地不愿继续朝前走，担心在这个严峻的国度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文学的特性。

那么，去描写或者捏造一些富于传奇性的故事吧！象契

河夫嘲笑过的那样：写某某人坐上船，“到北极去探求静心养性之道，同时，他的爱人发出悲惨的哭声，从钟楼上跳下来”。或者象那些供人们坐火车长途旅行时解闷的小说一样，靠描绘暴力、犯罪、色情等富于刺激性的故事来吸引读者。但是，人们早已发现，恰恰是这类作品最不能吸引读者。富于传奇性的故事是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也是文学创作可以采用的形式，但单纯依靠它，文学的影响既不持久，也无以深入人心。因为“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契诃夫语，见《外国名作家谈写作》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至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对读者某些感官的刺激上的作品，就更是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使人不但在心理上感到不愉快，甚至在生理上也感到不舒服，就象偶然吞进了一个苍蝇那样。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摸索，经过千千万万作家的尝试、创造，人们终于找到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独特的途径。

这就是写人。

文学通过描写人，通过描写一系列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反映社会生活，来表现历史的进程，来表现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难以言说的复杂丰富的感受。这样做之所以是可能的，那是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形成了人的千差万别的性格，人创造了历史，历史记载了人的成长。就是自然的美，也只是因为同人这个主体所发生的关系，才能被发现，成为审美的对象。写出了人，你就写出了这个社会，写出了这个时代。写出了人，你就有可能把那不断变动着的广阔无垠的社会生活生动地仿佛可以触摸到似的保存在你的作品里，做到福克纳所说的“艺术家的宗旨”，即“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

百年以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福克纳评论集》第2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文学作品把无限无际和连绵不已的生活凝聚在自己的人物形象中，就能象勃莱克所说的那样：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就将永远停留在“记实”、“志怪”的幼稚阶段，而不能成长为真正的艺术——能帮助人把握世界，并能帮助人改造世界的奇妙的精神力量。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就会在门类众多的意识形态之林，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也就是丧失了自己。

如果不是作家把人物写得那么鲜明、生动，让翻滚在他们心中的欢乐与痛苦，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作品又怎么能跨过三四百年的时间，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象这类男女相爱受阻、殉情而死的故事，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都可能听到过许多。但是，这一对几百年前生活在维洛那城里的青年男女的命运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人物，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在这里显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水浒传》反映了北宋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贵族、地主和官僚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使广大贫苦人民走投无路，不得不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帮助千百年后的读者真切地认识到这一切，并不是依靠资料的罗列，而是得力于艺术典型的塑造。没有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这样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艺术典型，《水浒传》绝不可能成为！

部脍炙人口的杰作。

人们也许会说，古典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早已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解决，这些作品并不因此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这当然同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一些当代文学作品却可以以它的“当代性”取胜——它能敏锐地反映当代生活的脉跳，及时地提出为广大群众所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而在广大读者中间激起强烈的反响。是的，这种情况是曾经出现过的，今后也还有可能出现，尤其在历史发生急速转折的关头。比如，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当一些作品突破多年来人们裹足不前的一个个禁区，喊出了人们心头早就想说的话时，尽管它的艺术形式还比较粗糙，在人物描写上还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也能在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在话剧演出中，一句在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而在当时还显得大胆、尖锐的台词，会从观众席中激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是，短短的几年过去了，生活在急速地向前发展，时间在无情地筛选淘汰着众多的作品，一些在当时曾经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现在开始被人淡忘了，而另一些作品却在时间的磨擦下闪现了新的光泽。二者的差别在哪里？很多情况下，仍然在于人物刻画的成功与否上。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作品不象丹纳说的那样与当年的树叶一道成长，一道黄落，而是能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底蕴，更长久地在读者的心上发挥独特的作用，那么，在人物描写上付出最大的努力是完全必要的。

这就联系到了对所谓“问题小说”的看法。有人认为，一部作品，特别是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冲突的作品，它所提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本身就使作品获得了存在的价值，而不一定要在人物描写上对它提出过多的要求。这种看

法既不符合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实际，也是不利于文学对重大现实矛盾的深刻反映的。大家知道，人们之所以在有了调查报告、政府文件、新闻报道等等之外还需要文学，就因为文学能够活生生地再现形形色色的人物，并通过他们各自的命运和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把包含着复杂的矛盾而又浑然一体的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出来，给人以独特的审美的愉悦与教育。社会生活并不是一个个抽象的“问题”相加的和，而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特性格、具有丰富的内心活动的人用最复杂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写不好人，就谈不上用文学的形式深刻反映尖锐、重大的社会问题。谁能把《阿Q正传》、《唐·吉珂德》的艺术价值归结为一个抽象的“问题”？《人到中年》的价值也并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它们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他们对人心中那复杂微妙的情感活动的描绘，他们对人与人、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描写，使它们具有了远远超过某一个问题的价值。

从古至今，没有哪一部堪称为艺术品的小说、电影、戏剧文学作品，是仅仅依靠记述事件或叙述故事得以流传至今的。就是象《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种以神佛菩萨、山妖树精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那里边也分明存在着现实的社会的人。孙悟空是人，猪八戒也是人，而不是一个作为自然之物的兽。《聊斋志异》所写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因为这样，它们才可以使读者为之喜，为之悲，为之深扼腕，为之长叹息。

柏拉图曾经浩然长叹：“美是难的”。描写人物，创造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典型，是文学创作必须呕心沥血去完成的美学任务，这也同样是难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他的内心世界是丰富复杂的，而又是完整统一的。他生活在现实

的社会关系中，他有着许多同其他人共同的方面，但每一个方面又无不浸透了他的独特的个性。世界上有几十亿人，而绝对没有两个内心活动完全一样的人。作为现实的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见《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第4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文学作品描写人物就是要“于一个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要写出普遍性浸润于其中的独特性。文学描写人物、再现社会生活的唯一材料是语言。它不能象绘画、雕塑那样，通过直观的形式把形象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更不能象戏剧、电影那样，让人物连同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环境，连绵不绝地在读者面前展开，让他们直接感受到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文学直接提供给读者的，只是一种文字符号。这增加了文学创作对人物描写的困难，也形成了文学创作的一些特殊的规律。独特的困难带来了独特的机会，克服这些困难，文学在人物描写上就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其他艺术部门的独特的成就，文学作品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就可能获得文学的这种特殊性质赋予它的奇光异彩，而在读者的心灵感受与想象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千百年来，无数伟大的、优秀的文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理论家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近几十年来，文学创作和文艺学、美学的新发展，又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饶有兴味的课题。近年来，其中不少问题在我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些方面的条件，都将帮助我们开阔视野，活泼思路，从新的角度去探讨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

这是巨大而困难的工作，但也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我们愿和大家一起来探索。

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

——作家的追求和人物描写

你当然知道，人物描写决不仅是按照你看到的样子，把人物“描写”出来的意思。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不是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把生活现象如实地记录下来。文学艺术诚然来自生活，但是，把生活重复一遍并不是艺术。就象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如果直接写某一个真人，那写出来的决不是典型的——结果会是个别的、特殊的、索然无味的某种东西”（《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第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描写，要求透过人物的外部特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刻画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性格。要达到这一要求，显然不仅同描写对象有关，而且同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的作家、艺术家有关，同他的内心世界的状态有关，甚至应当说，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各种各样的性格无所不有，作家不可能采取一种超然物外的冷漠态度，逐一地去研究他们。他毕竟不是为描写人物而描写人物的。他要写的不是一部《动物志》，无所爱憎地逐一列出每种动物的属系、特征。他是活着自己的血和泪去写人的，这里的每一笔每一划里都浸润着他的炽热的情感与顽强的追求。杜勃罗留波夫曾经说过：

“一个感受力比较敏锐的人，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当他在周围的现实世界中，看到了某一事物的最初事实时就会发生强烈的感动。……而最后，终于创造了典型。”（《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第272页）但是，只要稍微留心观察一下，我们会发现，象其他人一样，作家艺术家的“感受力”具有某种指向性。这种指向性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可能发生变化，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他并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会同样“发生强烈的感动”。许多事物不曾引起他的注意，某些事物也许曾使他发生过短暂的兴趣，但并不能使他感动，而“某一事物的最初事实”，却使他得到鲜明、强烈的感受，受到强烈的感动，萦绕于怀，反复追索，有时甚至长达几年、十几年，非把他写出来不可。这就不能不同作家内心世界的状态有关了。

屠格涅夫曾经谈到过引起《父与子》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的情况：

“主要人物巴扎洛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过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这个性格给我的印象很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我连自己也不能透彻地了解它，于是我就聚精会神地倾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检查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似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第101页）

一开始，“某一事物的最初事实”——在这里，是作家知之不深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使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感动。这种在作家心中激荡不已的感动，象一颗充满生命潜

力的胚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化育，终于长成了一棵大树——一部被完成了的杰作。这种感动，当然是由“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这个客体引起的，但它并不是这客体本身。接触过这青年医生的人，当然决不会只是屠格涅夫一个，但只是屠格涅夫才在他的性格中敏锐地看到了、捕捉住了某些新的属于未来的东西，尽管他当时对这一切还不太清楚。这就准确表明，这种感动的产生除客观存在的对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作家的特定的内心世界。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么，他也会同其他人一样，对这个青年医生虽有所接触，而无所感动。屠格涅夫把自己对这个青年医生性格的感动告诉过自己的朋友阿波隆·格里弋里耶夫。后者指出，他在《罗亭》中已经塑造出这样的性格了。但屠格涅夫并不因此而释然于怀，他仍然为这个性格中显现出来的某些“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的新的东西所激动，仍然情不自禁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苦苦探索，直到创造出巴扎洛夫这个与罗亭具有不同品格的新的典型。罗亭是语言多于行动的“多余人”的典型。他厌恶现实，向往未来，但却脱离实际，意志薄弱，缺乏实际行动，成为一个“聪明而不中用的人”（赫尔岑语），“一个耽于幻想、与世浮沉并用言词代替行动的人的典型”（皮沙烈夫语）。俄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现实，已经不再满足于指出“谁之罪”，而是开始产生对切实、勇敢的行动的要求。巴扎洛夫内心虽然还存在着新与旧的激烈矛盾，但他毕竟是作为一个既有理想又敢于斗争的民主主义新人的典型。从最初那个微小的胚胎，到这个形象创造的成功，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追求，也表现了作家对艺术的追求。

在讨论人物描写的种种细节之前，有必要强调地指出，